

【经典珍藏版】

寻觅自由平等之爱，启蒙女性独立之光！

一本让人荡气回肠，值得一读再读的爱情经典，
一本震撼全球亿万读者心灵的世纪名著！

简·爱

JANE EYRE

【英】夏洛蒂·勃朗特 / 著 刘 印 何元莲 / 译

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倾情推荐

恬淡的文字蕴含无穷无尽的思想力量
田园的宁静带您进入素雅的精神世界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经典珍藏版】

简·爱

JANE EYRE

【英】夏洛蒂·勃朗特 / 著 刘 印 何元莲 / 译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 / (英) 勃朗特著; 刘印, 何元莲译. --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388-7024-4

I. ①简… II. ①勃… ②刘… ③何…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1961号

简·爱

JIAN AI

作 者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译 者 刘 印 何元莲

责任编辑 王嘉英

封面设计 尚上文化

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41号 邮编: 150001

电话: (0451) 53642106 传真: (0451) 53642143

网址: www.lkcbs.cn www.lkpub.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18.5

字 数 430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8-7024-4/Z · 1183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译序

► 关于作者

1816年4月21日，夏洛蒂·勃朗特出生于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的索顿村，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是当地的一位牧师。在父母所生的6个孩子中，夏洛蒂·勃朗特排行第三，同时也是勃朗特三姐妹中年龄最大的。1820年4月，父亲被任命为哈沃斯村一座教堂的副牧师，所以勃朗特一家搬到了那里。

1821年9月15日，夏洛蒂·勃朗特的母亲玛丽亚因癌症去世。1824年8月，夏洛蒂和妹妹艾米丽、玛丽亚、伊丽莎白被送往兰开夏的科恩桥女子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夏洛蒂在《简·爱》中将它描述为罗伍德学校）。学校的状况非常糟糕，对夏洛蒂的健康造成了永久的影响，同时也导致了夏洛蒂的两个妹妹玛丽亚（1815—1825）和伊丽莎白（1814—1825）的死亡（她们在1825年离开学校后不久便死于肺结核）。

在哈沃斯的家中，夏洛蒂扮演了年幼的妹妹们母亲和保护人的角色，同时她们开始了“写作”。夏洛蒂和布伦威尔创作了有关安格利亚的故事，而艾米丽和安妮则创作了有关贡代尔的文章及诗篇，这些臆想出的故事为他们以后真正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从1831年到1832年，夏洛蒂在米菲尔德学校就读。1833年，

夏洛蒂以韦尔斯利这一笔名创作了《绿色的小矮人》。从1835年到1838年，夏洛蒂在米菲尔德学校担任教师。从1839年到1841年，夏洛蒂一直在约克郡担任家庭女教师。1842年，夏洛蒂和妹妹艾米丽前往布鲁塞尔一所由康斯坦丁·黑格尔和其妻子所经营的私立寄宿学校，为了报答黑格尔夫妇收留她们的恩情，夏洛蒂教英文，艾米丽教音乐。1842年10月，夏洛蒂的姨妈伊丽莎白·布伦威尔（夏洛蒂的母亲死后，伊丽莎白把她们姊妹几个抚养成人）去世，她在这所学校的任职被迫间断。1843年1月，伊丽莎白独自一人返回布鲁塞尔的寄宿学校，继续担任教师职务。在这段时间里，夏洛蒂过得并不快乐，她孤独，思念家乡，并深深地爱上了黑格尔。1844年1月，夏洛蒂返回哈沃斯。这段经历成为了夏洛蒂创作小说《维莱特》与《教师》的灵感来源。

1846年5月，夏洛蒂和艾米丽、安妮联合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为了回避当时对女作家的偏见，她们全部使用了笔名。虽然这本诗集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只卖出了两本），但她们仍然继续写作。

1847年，《简·爱》一经出版便获得了巨大成功，在出版商的说服下，夏洛蒂前往伦敦。在伦敦高贵的社交圈中，她结识了海丽叶特·马蒂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和乔治·亨利·路易斯等作家。

1848年9月，夏洛蒂的弟弟布伦威尔·勃朗特因慢性支气管炎与过量饮酒去世。1848年12月，艾米丽因肺结核去世。1849年5月，唯一的妹妹安妮也因肺结核去世。从此以后，只剩下了夏洛蒂和父亲帕特里克在一起生活。

1854年6月，夏洛蒂和牧师亚瑟·贝尔·尼可拉斯结婚。不到一年，夏洛蒂怀孕了。在这段期间内，夏洛蒂的身体状况急速恶化。

1855年3月31日，夏洛蒂去世，死亡诊断书上认定她死于肺结核，她被葬于哈沃斯圣马克教堂的家族墓穴中。

► 关于作品

故事情节

《简·爱》出版于1847年，讲述的是孤女简·爱坎坷的人生经历。简·爱从小被寄养在盖茨黑德庄园舅妈里德太太家，长期受舅妈虐待。十岁那年，她被送进了罗伍德孤儿院，院长是个自私残忍的人，在经历了种种折磨之后，她的好友海伦最终死于肺病；而她却靠着坚强的意志完成了学业，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教师。简·爱在孤儿院当了两年教师之后，因受不了那里的孤寂，最后受聘于桑菲尔德庄园。庄园的主人罗切斯特是个性格阴郁、喜怒无常的人，他和简·爱经常为某种思想辩论不休，但两人却逐渐产生了感情。一天，里德太太派人来找简·爱，说她病危了，要见简·爱一面。见面时，里德太太交给她一封信，这封信是三年前简·爱的叔叔寄来的，向她打听简·爱的消息，并把自己的遗产交给了简·爱。里德太太则谎称简·爱在孤儿院病死了，不过临终前，她终于良心发现，把真相告诉了简·爱。罗切斯特向她求婚，简·爱答应了，并高兴地准备婚礼，但在婚礼上，她却发现罗切斯特已经有了合法妻子，而且他的妻子受过精神创伤，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最后，简·爱伤心地离开了桑菲尔德庄园，她花光了所有积蓄，沿途乞讨，最后晕倒在牧师圣·约翰家门口，幸运的是，她被圣·约翰和他的两个妹妹救了，并且帮助她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后来，圣·约翰发现简·爱是他的表妹，向她求婚，但简·爱没有答应。简·爱回到桑菲尔德庄园时，整个庄园已是一片废墟。罗切斯特为了救妻子，被烧瞎了双眼，并失去了一只

手，孤苦无依。故事的结局是简·爱和罗切斯特终于结婚了，并且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在一位著名眼科医生的治疗下，罗切斯特的视力也恢复了一些，他能看到自己的儿子了。

主题

道德：出于自尊和道德，简·爱拒绝了罗切斯特的求婚，她拒绝接受圣·约翰的新教教义和罗切斯特性格中放荡的一面。实际上，她为自己树立了道德的标准，那就是爱、独立和感恩。简·爱不愿成为社会中的垃圾、流浪者，不愿成为罗切斯特的情人。

上帝和宗教：纵观整部小说，简·爱一直试图在道德和尘世的欢乐中寻求一种平衡，她鄙视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所持有的虚伪的宗教教义，也看到了牧师圣·约翰身上的缺陷。小时候，她之所以原谅她的舅妈里德夫人，是因为海伦告诉她要爱你的敌人，要忍耐。实际上，简·爱对基督教中的某些教义持怀疑态度，她更愿意以传统道德的标准来判断事情的对错。在教堂里，当她发现罗切斯特已经有合法妻子时，断然拒绝了他的求婚，最终离开了盖茨黑德府。小说的结尾处，是圣·约翰的祈祷，祈祷文用的是《新约》中的倒数第二句话，简·爱借助宗教仪式、教义使自己极端的性格变得温和了一些，但她却拒绝压抑自己的个性，敢于释放真正的自己。

在《简·爱》第二版的前言中，勃朗特写道：“习俗并不等于道德，伪善不等于宗教……狭隘的世俗说教，只能使少数人得意非凡，决不能代替基督拯救世界的信条。”这句话非常明白地阐明了勃朗特对待宗教的态度。

性别关系：《简·爱》这部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对男权社会的描写。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三个男性人物，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罗切斯特和圣·约翰都想把简·爱置于一种从属的地

位，他们不允许她发表自己的观点，表露自己的感情。在故事结尾处，简·爱之所以拒绝圣·约翰的求婚，而嫁给了残疾的罗切斯特，只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了。

小说中的一段话很好地阐明了勃朗特的女性哲学：

“通常情况下，女人都应该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一样有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自己的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她们对严厉的束缚，绝对的停滞，都跟男人一样感到痛苦，比她们更享有特权的同类们，只有心胸狭窄者才会说，女人们只应该做布丁，织长袜，弹钢琴，绣布包，要是她们试图超越世俗所认定的女性应该遵守的规范，做更多的事情，学更多的东西，那么为此去谴责或讥笑她们就是轻率的。”

赎罪与宽恕：这也是《简·爱》这部小说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罗切斯特先生因为过去的放荡行为和罪恶而深受折磨，他收养小阿黛勒，让她受到细心的照料，为她请家庭教师，即是为了自己赎罪。简·爱出走盖茨黑德之后，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最终一场大火烧瞎了他的双眼，使他失去了一只左手，整个盖茨黑德府也给毁了。他为自己的欺骗行为付出了代价，同时这场大火也把他的罪恶给烧掉了，在万念俱灰之中，上帝并没有彻底抛弃他，而是重新让简·爱回到了他身旁，是简·爱的爱最终拯救了他。他学会了祈祷，上帝宽恕了他所有的罪恶。

对于家的渴望和追求：《简·爱》最后一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读者，我和他结婚了。”这是整部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短

句，在经历了长期的颠沛流离和挣扎之后，简·爱最终和自己心爱的人走到了一起。

► 写作手法

《简·爱》中大量借用了《圣经》上的人物和语句，宗教色彩非常浓厚；同时也引用了《失乐园》《天路历程》中的段落；英国诗人、小说家司各特的作品其中也多次涉及。

有些国外的学者曾把《简·爱》看作是一部哥特小说，这是因为其中借用了很多哥特式的写作手法，例如对盖茨黑德府阴森气氛的描述，对藏在密室中的、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梅森的描述，说她“吸人的血，会把我血管中的血吸干”等，此外，约翰·里德和伯莎·梅森的自杀也是哥特小说中常见的情节。

夏洛蒂·勃朗特把哥特小说的技巧和浪漫小说的写作手法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了一部维多利亚时期的独特小说，简·爱和罗切斯特曲折的爱情之路是浪漫主义小说中十分普通的题材，但勃朗特却把“疯女人”梅森这个哥特色彩非常浓的人物安插了进来，让她阻碍简·爱和罗切斯特的结合，最终没能使这部小说流于俗套。

► 评价

《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凭借细腻的手法塑造出了简·爱这样一个独立、自由、坚强、渴望真爱的女性形象，它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挣扎而出，刚一发表，便引起了轰动，至今它仍是世界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优秀作品。另外，迄今为止，《简·爱》在全世界的销量已经超过5000万册，曾16次被改编成电影。

序

《简·爱》第一版不必写序，我没有写。第二版需要说几句感谢的话和零碎的想法。

我应该对三方面表示感谢。

感谢读者，他们用宽容的耳朵倾听了一个朴实平凡的故事。

感谢报界，他们用真诚的赞许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求索者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园地。

感谢出版商，他们用机智、干练、求实的精神和坦率慷慨的态度，向一个无人推荐的无名作者提供了帮助。

对我来说，报界和读者不过是模糊的概念，我只能笼统地对他们表示感谢了。但出版商却是具体的，某些宽厚的评论家也是如此。他们那么鼓励我，只有富有同情心的、品格高尚的人才懂得这样鼓励一个苦苦挣扎中的陌生人。对他们，也就是我的出版商们和杰出的评论家们，我要诚挚地说：先生们，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在感谢了那些帮助过我、赞赏过我的人以后，我要转向另一类人了。据我所知，他们人数不多，但不能因此而加以忽视。我是指少数畏首畏尾、吹毛求疵的人，他们怀疑《简·爱》这类作品的倾向性。在他们眼中，凡是与众不同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在他们听来，任何对偏执——罪恶之根源——的违抗，都包含着对虔诚——

上帝在世间的摄政王——的污辱。我要向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某些明显的区别，向他们提醒某些简单的真理。

习俗不等于道德，伪善不等于宗教。攻击前者不是对后者非难，摘下法利赛人^[1]的假面具不等于褻渎荆冠^[2]。

上述这些事情和行为正好完全相反：差别之大犹如善与恶之分。人们往往把它们混淆起来，其实它们是不应该被混淆的，表象不应误作真相。狭隘的世俗说教，只能使少数人得意非凡，决不能代替基督拯救世界的信条。我再重复一遍，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使两者界线分明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喜欢看到这些概念被区分开，他们已习惯于把它们混淆起来，觉得把表面的华丽当作真正的价值，以雪白的墙壁证实神殿的圣洁，较为省事。世人也许会憎恨那位敢于彻查和揭露、敢于刮去表面的镀金暴露底下的劣质金属、敢于闯入坟墓揭示内中尸骨的人。不过，恨归恨，人们还是受惠于他的。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因为米该雅为他所做的预言，没有吉语，只有凶言^[3]。他也许更喜欢基拿拿的爱献媚的儿子。不过，要是亚

[1] 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中一个教派的成员，标榜信守传统教义，自认为圣洁，《圣经》中称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2] 荆冠：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前，曾有人戏弄他，“用荆棘变成冠冕，戴在他头上”。

[3] 《旧约·列王纪上》第二十二章第八节，以色列王亚哈说：“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

哈不信谗言而听忠告，也许就能躲过那场致命的血光之灾了^[1]。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个人^[2]，他说话不是为了讨好那些爱听好话的人。但我认为，他比社会上的那些大人物要强，如同音拉的儿子胜过犹太和以色列诸王。他说出来的真理与音拉的一样深刻，一样具有先知先觉的力量，他与音拉一样富有大胆无畏的风度。撰写《名利场》的这位讽刺家，在上层社会中受到了赞赏吗？我说不上来。但我认为，那些被他投掷了讽刺的燃烧剂、照射了痛斥的电光的人中，要是有几位能及时接受他的警告——他们或他们的子孙们，也许就能躲过基列的拉末的灭顶之灾了。

为何我要提这个人呢？读者朋友们，之所以提他，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比同时代人已经认可的更为深刻、更为独特的智者；是因为我把他视为当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视为一群纠正乱象的仁人志士的首领；是因为我认为他作品的评论家至今没有找到适合于他的比照，没有找到如实反映他才华的字眼。他们说像菲尔丁^[3]，还谈起了他的机智、幽默和诙谐的力量。他像菲尔丁，犹如雄鹰之于秃鹫。菲尔丁会扑向腐尸，萨克雷却从不如此。他的机

[1] 《旧约·列王纪上》第二十二章，以色列王亚哈欲攻打基列的拉末，召集先知以问吉凶。米该雅说进攻必遭失败，结果被投入狱中。另一位先知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却故意迎合亚哈，预言必胜。亚哈深信不疑，率兵出征，结果兵败中被箭射死。

[2] 即英国作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代表作为《名利场》。

[3] 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被称为英国小说之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汤姆·琼斯》。

智是欢快的，他的幽默是迷人的，但两者与他严肃的才华的关系，就像嬉耍于夏云边缘的阵阵闪电与潜藏于云层足以致死的电火花之间的关系。最后，我提到萨克雷先生，是因为我要把《简·爱》的第二版献给他——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献礼的话。

柯勒·贝尔^[1]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 柯勒·贝尔：夏洛蒂·勃朗特发表《简·爱》时所用的笔名。

第三版附言

借《简·爱》第三版出版之际，我想再对读者们说几句话，我的小说家的头衔就靠这一部作品。因此，如果把其他小说说成是我写的，那么荣誉就放错了地方，从而损害了原作者的权利。

这个说明将有助于纠正或许已经造成的错误^[1]，并将防止再度出现类似的错误。

柯勒·贝尔

一八四八年四月十三日

[1] 一八四七年，勃朗特三姐妹各自推出了一部小说，用的全部是笔名。

夏洛蒂·勃朗特出版《简·爱》时的笔名为柯勒·贝尔，艾米丽·勃朗特发表《呼啸山庄》时用的笔名为爱丽丝·贝尔，安妮·勃朗特出版《阿格尼斯·格雷》时用的笔名为阿克顿·贝尔。出版商在推出后两部作品时，在广告中写道：“从柯勒·贝尔和爱丽丝·贝尔的写作风格来看，我们断定两者为同一个人。”

简·爱

谨以此书

献给

威·梅·萨克雷先生

作者

第一章

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了。实际上，早晨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灌木林中逛了一个小时，但从午饭时起（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太太总是很早就吃饭）便刮起了冬日凛冽的寒风，之后阴云密布、大雨滂沱，户外活动只好作罢。

我倒是很高兴。我一直不喜欢长途旅行，尤其是在寒冷的午后。试着想一下，在阴冷的薄暮时分回家，手脚都冻僵了，还要受到保姆贝茜的责备，况且自己的体格又不如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心里既难过又惭愧，那情形真是可怕。

此时，刚才提到的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都在客厅里，坐在他们的妈妈周围。她则斜靠在炉边的沙发上，身旁坐着自己的小宝贝们（眼下既没有争吵也没有哭闹），一副安享天伦之乐的神态。而我，被允许不必同他们坐在一起，她说很遗憾，不得不让我一个人在一旁待着。要是没有亲耳从贝茜那儿听到，并且亲眼看到，我正在努力养成一种比较单纯随和的习性、活泼可爱的举止，也就是更开朗、更率直、更自然些，她就真的不让我享受那些只给快乐和知足的孩子们准备的特权了。

“贝茜说我都干了些什么？”我问。

“简，我不喜欢吹毛求疵或者刨根问底的人，况且小孩子这么跟